

鏡頭下的美麗世界

余似心

最近參加了一個攝影班，令我感最意外的是每堂課老師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「好靚，好靚！」授課的是容紹新老師，得過無數國際獎項。「好靚，好靚！」真是我的意外收穫。

我以前拍的是突突新聞圖片，經常是血腥及充滿悲情的，沒想過鏡頭內的世界都可以「好靚，好靚！」。每跟容老師上一課，欣賞過無數的「好靚，好靚！」照片後，會覺得世界美麗的事物多如星宿，而且都在自己身邊，俯拾即是，只是自己不懂得欣賞而忽略。

這令我想到，如果你是一位悲觀主義者；如果你只看到人生的灰暗面；如果你沒甚麼嗜好；如果你退休後不知如何打發時間，不妨也試試培養攝影的興趣。

攝影的好處是只要一次過投資買一部相機及簡單的配件便可以，豐儉由人，日後的開支很低。數碼相機科技一日千里，全自動、自動對焦、測光、拍夜景、花卉、人像、日出日落、燭光、雪景等等，預先調校了特定的模式，只要你覺得眼前景物吸引，輕輕按掣便有一張效果不會太差的作品，滿足感很大。拍得不好的一下便可刪除，重新拍攝。也毋須沖曬照片，或只須以電腦打印或儲存，至為省錢。

這嗜好最佳之處是不分天氣早晚、毋庸預訂場地、不用對手同伴、隨時隨地可以自得其樂。傑作瞬間捕捉，但可以永遠留存，隨時與親友分享，而且還可以作為歷史紀錄，讓日後重溫。

培養了攝影嗜好後，你也會經常聽到別人對你照片稱讚說「好靚，好靚！」你的世界會更漂亮！

編織

跳框框

蒙妮卡

小時候讀過天主教女校，家政課學習烹飪、縫紉和編織，不合格者要留班。那年代，學好女紅可以一技傍身，或者做個賢妻良母。我沒有學以致用，僅編過一條亂七八糟的圍巾送男朋友。遠遠的事情，恍如發生在前世；就像編織手藝，差不多忘得乾乾淨淨。

最近兩年，歐美國家突然又流行毛線編織，受到傳媒吹捧。據美國手工藝協會調查，過去兩年間，學習編織的婦女(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)人數，增加了一百五十個百分點。

英國南部一所小學上月開辦編織課，竟成為全國新聞，各校爭相做效。據報道，該小學女生參加編織課後，讀書成績進步，同學間關係變得密切。

通過編織，學生須計算每行針數，數學成績因而進步了。老師須解釋圖案上的背景，例如古堡遺址，同學之間更加親熱。她們不用整天對著手機玩遊戲，或搞蛋鬧事，變得循規蹈矩了。

編織的好處數不盡，新聞內容也寫得感人。一時間，英國媒體號召「回歸傳統價值」，鼓吹學校重新開辦編織課。在歐洲，編織手藝最先流行於德國、德人的精巧設計和技藝，冠蓋全歐。二戰後，歐人棄德，英人取而代之，成為編織高手，學校設立編織科。直至一九八八年英政府削減教育經費，編織科目被迫取消。

編織歷史逾千年，埃及金字塔埋的木乃伊穿著棉織襪子；而編織成品作為貿易工具，則始於一五二七年的巴黎。編織手藝最興盛年代，曾經成為婦女碰面閒話家常的社交活動。

保守媽與開放爸

琴台

潘國森

這邊廂，有母親擔心剛上大學的兒女受朋輩影響而有婚前性行為；那邊廂，卻有父親唯恐家中出現超過十八歲的「超齡處男」。倒好像會是丟盡祖宗十八代面的醜事。我們旁觀者可以假設「保守媽」和「開放爸」的不同取態，反映了各自年輕時的人生體驗。

簡而言之，女性一般認為輕率、缺乏感情基礎、或沒有婚約承諾的婚前性行為，是吃虧的一回事。當然，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，愈來愈多女性不再那麼「保守」，女童勾引小男朋友的案例有上升趨勢。性行為及男童要求小女友一起偷吃禁果那麼多。性行為可以令男女雙方都開心，但較多男性認為應該毫無拘束地享受性交樂趣。「開放爸」甚至不理會兒子跟誰人性交，反正十八歲之前達標就「老懷安慰」了。

外國人研究青少年性行為的情況時，問題經常問得很細，例如「香港「專業人士」那樣粗枝大葉。外國有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在許多年之後回顧第一次婚前性行為時，後悔的比率遠高於男性。她們或會抱怨道：「為甚麼我那麼蠢笨，第一次竟然給了這個混蛋？」這即使在年齡相若、當時大致兩情相悅的個案如是。如果第一次性行為對手比當事人年長較多，而且事後雙方很快就不相往還，那麼女性感到後悔的比率亦較大。她們更多感到被騙和受傷。男性的情況則不一樣，這類少男給年長很多的大姐姐或阿姨「吃掉」了第一次，卻很少覺得短了些甚麼。部分人還表示很感謝對方給自己上了寶貴的一課呢。

「保守媽」和「開放爸」的分歧，還有進化論的理由在。人類未發展出文明社會以前，行為跟其他動物相似，生存的意義在於傳播自己的基因給下一代。男人與其他雄性哺乳動物一樣，最佳策略是廣泛「播種」讓越多女人懷孕越好！女人的策略則是只跟最強壯的男人「交配」，因為女人為繁殖下一代要付出沉重的代價。十月懷胎辛勞危險，新生兒的體重約相當於母體二十分之一，製造小生命每個細胞的蛋白質、脂肪和醣都來自媽媽。出生後還要哺乳至可以自行覓食。現代人部分行為仍然繼承到今天。「開放爸」仍然鼓勵兒子「廣播播種」；「保守媽」則認為女兒要精挑細選，雖則擇偶條件可能是財富、知識、地位、氣質、品格等等而不似原始人以強壯勇武為首選。

青少年的婚前性行為為規則，實在應該分開男女來討論。對於少女，需要忠告她們從個人長遠利益出發，不是為了父母的面子或旁人的道德標準，需知要面對的風險包括感染性病(尤其是處女、意外懷孕、感情被騙、被當作洩慾工具等等)。對於少男，需要指出沒有承擔的婚前性行為，有可能令對方受到長久而深遠的身心創傷。如果少男打算不理會「女朋友」的死活而向「開放爸」問計，可以在此代答：一是緊記帶備男用避孕套(預防搞出人命，二是絕不能碰不足十六歲的女童(避免惹官司))。

(婚前性行為的性別研究之三·完)

謝謝你的善意



公園裡有老人在給鳥兒餵食。網上圖片



謝謝你的善意。網上圖片

她說女兒去日本留學了一年了。想讓她也去日本住半年。但是，她放不下這些貓。她專注地看着我，有徵詢的意思。我反應過來了，但沒有回應她。因為，我歷來只敢抱抱毛絨絨的布藝貓狗，真貓真狗我向來敬而遠之。而且，我對狗毛貓毛還過敏。她看出我的畏懼，就沒有說甚麼。

蘇老師走後，我散步時，偶然看到一個從樹林裡出來的一個男子的背影。他持着的一個包包我很眼熟，是蘇老師的包包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接替蘇老師來服務於貓的。

因為這些幸運的貓們鳥們，我還曾經坐在家裡感慨良久。感慨也在京城流浪了十多年，差不多已經耗盡了心力的我，為甚麼遭遇還不如這些貓狗們呢。真是命苦啊。呵呵。我的生存質量還不如一隻貓呢。誰在關心我，就像蘇老師這樣的好人在關心一隻貓那樣關心我的冷暖，照顧我的溫飽呢？沒有。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。

京城的皇家園林特別多，後來我還去了幾個大公園遊春尋秋。閒逛的時候，我還注意到，幾乎每個公園都有流浪的貓出沒在樹木叢裡。也幾次遠遠地看見給牠們餵食的人的背影。他們很自然地在做着這些小事，只憑藉着內心的一份善意。

天地四時，猶有消息。就是這些如炊煙般裊裊繞繞的善意，平衡了這個世界。讓這個充滿了乖戾之氣的世界，也有一份又一份的善意蕩漾開來。太陽來了，月亮也會來的。

天傍晚，我從超市出來，推着滿滿的購物車。沒有走幾步，就被水泥路上為了限制機動車的速度而設置的障礙物卡住了。我必須很用力地使勁，再使勁。此時，有一個美女從身邊路過，出手抬了我的購物車一下，我的車就順溜地越過了。我來不及說聲謝謝，她已經翩然而去。她長髮，蕾絲花邊的長裙，一個優雅的女生。她只是順手一抬，但是，她的善意卻長久地留在我的意念裡。像月亮的一束光影，非常美好。

我也很奇怪，為甚麼這麼一個小小的善意竟讓我如此感懷？是因為我開始衰老了嗎，還是因為我的人生一路磕磕絆絆走過來，已經遭了太多的惡意和暗算？這些惡意和暗算，已經侵蝕了我的神經，腐蝕了我的心靈。我已經人多的地方不去，天黑了不出門。不和陌生人說話，熟人和我說話，我也要掂量幾下再回應。

但是，這個世界真的已經如此可怕嗎？太陽每天照樣升起，沒有太陽的日子也是有的。過幾天，等大自然理順了自己的脾氣，太陽還是會來的。有月亮的日子雖然不算多，可是月中的那幾天，月亮明晃晃的，靜謐而喧嘩，讓陽台上的我經常發呆。

去年，有一次，我匆忙中把車鑰匙忘

在了車子後備箱蓋上，自己抱着一堆東西就上樓了。幸好，被一對晚飯後散步的母女看到了。她們和保安找到我的家門，保安使勁地訓斥我。她們母女卻是笑臉滿滿的，好奇地看着我這個馬大哈驚慌失措的樣子。請她們上樓來坐坐，她們也不肯，就走了。

我緊緊捏着失而復得的車鑰匙上樓，然後端過一隻小凳子坐下來，靜靜地坐了有半小時，梳理自己未定的驚魂。假如是一個心懷惡意的人看到我的車鑰匙的話，事情該會是怎麼樣的呢？

即使他沒有膽量把我的車盜走賣了，也一定把車鑰匙拔下來惡狠狠地扔到垃圾桶裡去。想想，我真是幸運地。這樣沒腦子的事，後來我沒有再犯過。一來是長了記性，特別特別地小心翼翼地。二來呢，我不相信我還會再次遇上如此好心的母女倆。我家的郵箱上了鎖，還經常被人盜走雜誌報紙甚麼的，我哪裡還敢心存僥倖。

但是，今天我坐在陽光明媚的窗台下，自省已經愈來愈小如鼠到近似自閉的我，我到底怎麼了？負面的情緒長久以來一直佔據了我的神經中樞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假如你相信這個世界，那麼，舉目望出去，到處都有可以讓你相信的例證。同樣，假如你決意不相信甚麼了，閉眼想想，也到處都是可以讓你

不相信的例證。就看你自己的心眼了。我想，我應該學學野地生存的貓。在社區公園的幾個犄角角落裡，有三五成群的貓生活着。我外出吃飯時會把吃剩下的打包回來帶給貓們。但是，發現貓們並不領我的情。因為，已經有人把牠們照顧得很好了。

每天上午十點左右，有一個衣着素雅舉止安靜的女子持着一個大包來給牠們餵食送水。水是乾淨的礦泉水，食是袋裝的貓糧。有一天散步，我剛好碰見她在給貓換水施肥，就過去搭訕。她笑着說，我看到你送的剩飯菜了。但是，貓好像不愛吃，還招螞蟻哩。呵呵，平日裡看見人就四散奔逃的貓，遠遠見了她來，就都慢慢靠了過來。牠們似乎是很聰明的，知道可以信任誰，也知道誰對牠們是真心實意的。

侍候好了貓們，她又在幾個大石礮上放了水和玉米。我環顧四周看看，這下她餵的是鳥。有好幾群鳥在旁邊的樹林裡候食哩。我和她閃到一邊，看

唔怕蝕底

思旋

思

儘管有人埋怨香港不公平，然而，在香港長大的人相對接受教育，就業機會是平等的。問題在於個人，是否努力，際遇與否，當然包括運程。

香港工商專業協會在九月初舉行「創新工商文化青年論壇」。其中一位講者丁健華，他坦言自己從校園出來走進社會第一份工作是推銷員，推銷文化教育用品。經驗所得，奉勸青年朋友「千祈唔好怕蝕底」。樣樣都去做，不計酬勞，幫顧客服務。從各行各業的營商環境中學習，積累經驗。丁健華稱「不怕「蝕底」，從不以為花了時間，計下數，以為「蝕底」吃一蚊，殊不知學到嘢，其實已經賺兩蚊，甚至更多」。日以繼夜跑街推銷，積累來自多方面的營商行情經驗和人際關係，他認為，在日後創業路上上獲益良多，壯大了膽子，增加了信心。

「五道槓」少年

網事

理美美

網絡代有才人出，二沒留神，最近又有一位同志紅了。雖然一直秉持着網絡紅人都是浮雲的出世態度，但這回這位，跟以往的網絡紅人都不太一樣，還是值得寫一寫的，這位同志，具體地說，這位小同志，就是人稱「五道槓少年」的十三歲男孩黃藝博。

黃藝博的成名源於他的一張「工作照」，照片中的他，小藍色西裝式外套，脖子上帶着紅領巾，手臂上別着「五道槓」，神情泰然自若，正認真閱讀一份文件。該照片在網絡上引起網民圍觀，不少人更進一步挖出黃藝博以前的「事蹟」：兩三歲開始看「新聞聯播」，七歲開始每天讀《人民日報》和《參考消息》的個人成長重要報刊，每兩次過一百多篇文章，出版二十萬字的《全國大事報刊》。每兩次過福福利院老人，上網只關注國內外新聞大事，每兩次過開通博客「是想表達自己為了「中華民族之復興，續寫漢唐之盛世」的修身齊家、濟世安邦之信念、氣度、襟懷、理想和抱負」。現在華師一寄宿學校讀初一，正任中國少年隊武漢副總隊長。

在一次偶然機會，與一班教育界朋友去觀摩一個專為幼兒設計的「奧福」教育課程。這一次交流，在專家朋友中得到很多點子受到啟發，毅然創業成立文化教育機構並打開了市場，進而推廣到中國大陸。

丁健華認為在當今競爭激烈社會大環境中，實力很重要。然而，同樣要有創意，因能突圍而出的是要有創意，這是創新和進步的動力。丁健華指出，「以藝術教育生活化，生活教育藝術化」，以藝術教育生活化，生活教育藝術化，「以藝術教育生活化，生活教育藝術化」，這就是「奧福」教學法的精神。他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計劃。道德人格的成長就在積極、正面的環境中，被潛移默化。學生們會懂得禮貌、有修養、懂得聆聽、尊重別人及守紀律。事實的確如此，教育的意義不單在於知識傳授，道德人格的培養更為重要。生動活潑，藝術教育融於一體，創新教學法受到學生、老師與家長歡迎和支持，他的文化產業化愈辦愈成功。五月廿一日，奧福兒童文化機構舉行周年活動行見幼教工作者聯歡會。



黃藝博的成名照。網上圖片

雖然理美美也十分不喜歡小官僚，但卻始終覺得，在這件事上，網民們苛刻了，畢竟，那還是一個孩子。對也好，對也好，真也好，對也好，他的爸爸固然不應按照他們的想法捏出一個黃藝博，那我們不是更沒有權力去按照我們的想法去對黃藝博才十三歲，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而那是他自己的路。

傳奇人物侯鏡如

吳康民

《統戰秘辛》是一本很有趣的書，它裡面記敘的小故事，都是真實的，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治的一個橫切面。作者胡治安長期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幹部局局長，他寫的材料，都有歷史根據，不少是他的一手材料。他也不褒不貶，為歷史留下一份寶貴，是難能可貴的。

這裡想談及兩位與我有關的人物，他們是我所服務的學校的家長和學生，因而值得「一記」。

一位是侯鏡如，另一位是李沛瑤。他們生前都是國家領導人，侯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，李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。

侯的兒女都是我的學生，兒子侯伯元曾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，現已退休居住北京。女兒侯德燕是研究癌症的專家，現在美國。解放前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，就讀於培僑中學。他們全家回馬地，我曾在他們家裡進行家訪，解放後他們全家回到北京。侯鏡如一直擔任政協要職，在我擔任人大代表期間，到京時曾到他家拜訪。侯老先生待人誠懇，並沒有高官的架子。我曾聽說他在早年參加革命，但怎麼變成國民黨的高官，並成為傅作義的左右手，並策動傅作義的北平起義，就不甚了了。這一次讀了《統戰秘辛》，才知道端倪。

侯鏡如是黃埔軍校的學生，一九二五年由周恩來等介紹加入共產黨。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，奉組織命令潛伏在第一軍，北伐時當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第三師國民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。一九二七年又奉共產黨命令去上海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，後再參加南昌起義。一九二九年曾到香港中共華南局工作，一九三一年奉派到上海，因顧順章叛變，斷去了組織關係。

後來回到河南老家，由同鄉孫殿英介紹，進入國民黨軍界，逐步提升，擔任九十二軍軍長。至一九四八年，任國民黨第七軍團司令。一九四九年五月到香港，從事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五月，如此傳奇的經歷，可惜在他生前，未能向他請教。